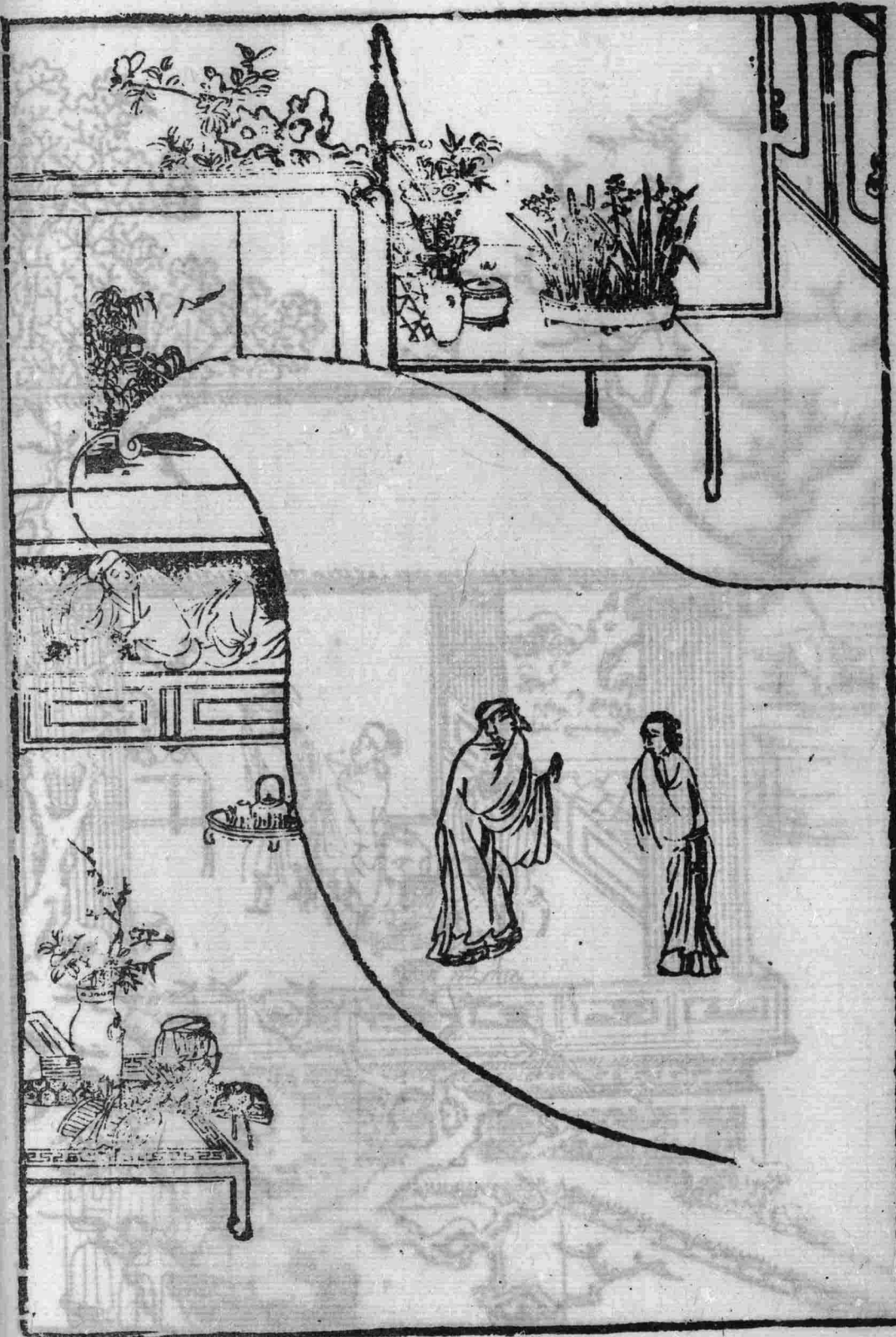


新刻續像批評金瓶梅

第廿四册







第六十七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詞曰

朔風天。瓊瑤地。凍色連波。波上寒煙砌。山隱彤雲

雲接水。衰草無情。想在彤雲內。黯香魂。追苦意。

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殘月高樓。休獨倚。酒入愁

腸。化作相思淚。

右調蘇幕遮

話說西門慶歸後邊辛苦的人直睡至次日日高還未起

來有來興兒進來說搭綵匠外邊伺候請問拆棚西門慶

罵了來興兒幾句說拆棚教他拆就是了只顧問怎的搭
綵匠一面卸下蓆繩松條送到對門房子裏堆放不題王
簫進房說天氣好不陰的重西門慶令他向煖炕上取衣
裳穿要起來月娘便說你昨日辛苦了一夜天陰大睡回
兒也好慌的老早扒起去做甚麼就是今日不往衙門裏
去也罷了西門慶道我不往衙門裏去只怕翟親家那人
來討書月娘道既是恁說你起去我叫丫鬟熬下粥等你
吃西門慶也不梳頭洗面披着絨衣戴着毡巾徑走到花
園裏書房中原來自從書童去了西門慶就委王經管花
園書房春鴻便收拾大廳前書房冬月間西門慶只在藏

春閣書房中坐，那里燒下地爐煖炕，地平上又放着黃銅火盆，放下油單絹煖簾來，明間內擺着夾枝桃、各色菊花、清清瘦竹、翠翠幽蘭，裏面筆硯瓶梅、琴書瀟酒。西門慶進來，王經連忙向流金小篆炷爇龍涎。西門慶使王經你去叫來安兒請你應二爹去。王經出來分付來安兒請去了。只見平安走來對王經說：小周兒在外邊伺候。王經走入書房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叫進小周兒來，磕了頭，說道：你來得好，且與我篋篋頭捏捏身上。因說你怎一向不來。小周兒道：小的見六娘沒了，忙沒曾來。西門慶于是坐在一張醉翁椅上，打開頭髮，教他整理梳篋。只見來安兒請

此等好漢
決不長久

的應伯爵來了、頭戴毡帽、身穿綠絨襖子、脚穿一雙舊皂靴、棕套、掀簾子進來、唱喏、西門慶正篋頭說道、不消聲喏、請坐、伯爵拉過一張椅子來、就着火盆坐下、西門慶道、你今日如何這般打扮、伯爵道、你不知、外邊飄雪花兒哩、好不寒冷、昨日家去、雞也叫了、今日白扒不起來、不是大官兒去、叫我還睡哩、哥你好漢、還起的早、若是我成不的、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我怎得個心閒、自從發送他出去了、又亂着接黃太尉念經、直到如今、今日房下說你辛苦了、大睡回起去、我又記挂着、翟親家人來討回書、又看着、拆棚三十四日、又要打發韓贖計和小价起身、喪事費勞了、

同一物美
者涎世間
厭者欲嘔
記飽使然
耶抑貧富
之口異耶
悠然可息

人家親朋罷了，士大夫官員，你不上門謝謝孝禮也過不
去。伯爵道：「正是我愁着哥謝孝這一節，少不的，只摘撥謝
幾家要緊的，胡亂也罷了。其餘相厚的，若會見告過就是
了。誰不知你府上事多，彼此心照罷。」正說着，只見畫童兒
拿了兩盞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伯爵取過一盞，拿在手
內，見白漵漵鶯脂一般，酥油飄浮在盞內，說道：「好東西，滾
熱呷在口裏，香甜美味，那消氣力。」幾口就呵沒了。西門慶
直待篋了頭，又教小周兒替他取耳，把奶子放在桌上，只
顧不吃。伯爵道：「哥且吃些，不是可惜放冷了，相你清晨吃
恁一盞兒，倒也滋補身子。」西門慶道：「我且不吃，你吃了，停

會我吃粥罷。那伯爵得不的一聲，拿在手中，又一吸而盡。西門慶取畢耳，又叫小周兒拿木滾子，搥身上，行按摩導引之術。伯爵問道：「哥，揀着身子也通泰自在麼？」西門慶道：「不瞞你說，相我晚夕身上常發酸，起來腰背疼痛，不着這般按捏，通了不得。」伯爵道：「你這胖大身子，日逐吃了這等厚味，豈無痰火？」西門慶道：「任後溪常說：『老先生雖故身體魁偉，而虛之太極，送了我一確兒百補延齡丹，說是林真人合與聖上吃的，教我用人乳常清晨服。』我這兩日心上亂也，還不曾吃。你們只說我身邊人多，終日有此事，自從他死了，誰有甚麼心緒理論此事，正說着，只見韓道國進。」

○到○此○事○雖○知○已○前○小○要○說○說○說○

來作揖坐下，說剛纔各家都來會了船，已顧下，准在二十四日起身。西門慶分付甘夥計攢下帳目，充了銀子，明日打包。因問兩邊鋪子裏賣下多少銀兩。韓道國說共湊六千餘兩。西門慶道：充二千兩一包，着崔本往湖州買紬子去。那四千兩你與來保往松江販布。過年，趕頭水船來，你每人先拿五兩銀子，家中收拾行李去。韓道國道：又一件小人身從鄆王府，要正身上直，不納官錢，如何處。西門慶道：怎的不納官錢？相來保一般也。見鄆王差事，他每月只納三錢銀子。韓道國道：保官兒那個虧了太師老爺那邊文書上註過去，便不敢纏擾。小人乃是祖役，還要勾當餘

丁、西門慶道、既是如此、你寫個揭帖、我央任後溪到府中、替你和王奉承說、把你名字註銷、常遠納官錢罷、你每月只委人打米就是了、韓駁計作揖謝了、伯爵道、哥你替他處了這件事、他就去也放心、少頃、小周滾畢身上、西門慶往後邊梳頭去了、分付打發小周兒吃點心、良久、西門慶出來、頭戴白絨忠靖冠、身披絨襲、賞了小周三錢銀子、又使王經請你溫師父來、不一時、溫秀才峩冠博帶而至、叙禮已畢、左右放桌兒、拿粥來、伯爵與溫秀才上坐、西門慶、閑席、韓道國打橫、西門慶分付來安兒、再取一盞粥、一雙快兒、請姐夫來吃粥、不一時、陳敬濟來到、頭戴孝巾、身穿

白紬道袍與伯爵等作揖打橫坐下須臾吃了粥收下家
火去韓道國起身去了西門慶因問溫秀才書寫了不曾
溫秀才道學生已寫稿在此與老先生看過方可謄真一
面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其書曰
寓清河眷生西門慶端肅書復
大碩德柱國雲峯老親丈大人先生臺下自從京邸邂逅
不覺違越光儀倏忽半載生不幸閨人不祿特蒙親家
遠致賻儀兼領誨教足見爲我之深且厚也感刻無任
而終身不能忘矣但恐一時官守責成有所踈陋之處
企仰門牆有負薦拔耳又賴在

老爺釣前、常爲錦覆、則生始終蒙恩之處、皆親家所賜也。
今因便鴻、謹候起居、不勝馳戀、伏惟矧亮、不宣、外具揚
州縐紗汗巾十方、色綾汗巾十方、揀金挑牙二十付、烏
金酒鍾十個、少將遠意、希笑納。
西門慶看畢、卽令陳敬濟書房內取出人事來、同溫秀才
封了、將書牋寫錦箋、彌封停當、印了圖書、另外又封五兩
白銀、與下書人王玉、不在話下。一回見雪下的大了、西門
慶留下溫秀才在書房中賞雪、指抹卓兒、拿土案酒來、只
見有人在煖簾外探頭兒、西門慶問是誰、王經說是鄭春。
西門慶叫他進來、那鄭春手內拿着兩個盒兒、舉的高高。

孤也下

少也陪奉

便厨厨吏

之齊給和

不味無去

只喜當買

只入口志

便火然風

前贈遊太

分明贊泡

螺却作戲

弄溫秀才

認出之小

人油嘴故

自不易

的跪在當面上頭又閣着個小描金方盒兒西門慶問是甚麼鄭春道小的姐姐月姐知道昨日爹與六娘念經辛苦了沒甚麼送這兩盒兒茶食兒來與爹賞人揭開一盒菓餡頂皮酥一盒酥油泡螺兒鄭春道此是月姐親手揀的知道爹好吃此物敬來孝順爹西門慶道昨日多謝你家送茶今日你月姐費心又送這個來伯爵道好呀拿過來我正要嚐嚐死了我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如今又是一個女兒會揀了先捏了一個放在口內又拈了一個遞與溫秀才說道老先兒你也嚐嚐吃了牙老重生抽胎換骨眼見希奇物勝活十年人溫秀才呷在口內入口而化

伯爵雖太頑皮然瓜仁入口亦只尋常實不如捨去之有餘味則謂頑皮也可謂奏趣也可

說道此物出于西域。非人間可有。沃肺融心。實上方之作。味。西門慶又問那小盒兒內是甚麼。鄭春悄悄跪在西門慶根前。遞上盒兒。說此是月姐稍與爹的物事。西門慶把盒子放在膝蓋兒上。揭開纔待觀看。早被伯爵一手撾過去。打開是一方迴紋錦同心方勝。挑紅綾汗巾兒裏面裹着一包親口磕的瓜仁兒。伯爵把汗巾兒掠與西門慶。將瓜仁兩把喃在口裏都吃了。比及西門慶用手奪時。只剩下沒多些兒。便罵道。怪狗才。你害饒癆。饒痞。留些兒與我見見兒。也是人心。伯爵道。我女兒送來。不孝順我。再孝順誰。我兒你尋常吃的勾了。西門慶道。溫先兒在此。我不好。

○安○頓○得○妙○

只一事不
相問便轉
口打破句
小人小人

罵出來、你這狗才、忒不相模樣、一面把汗巾收入袖中、分
付王經把盒兒掇到後邊去、不一時杯盤羅列、篩上酒來、
纔吃了一巡酒、玳安兒來說、李智黃四、關了銀子送銀子
來了、西門慶問多少、玳安道、他說一千兩、餘者再一限送
來、伯爵道、你看這兩個天殺的、他連我也瞞了、不對我說、
嘆道、他昨日你這里念經、他也不來、原來往東平府關銀
子去了、你今收了、也少要發銀子出去了、這兩個光棍、他
攬的人家債多了、只怕往後後手不接、昨日北邊徐內相、
發恨要親往東平府自家擡銀子去、只怕他老牛箍嘴、箍
了去、却不難爲哥的本錢、西門慶道、我不怕他、我不管甚

麼徐內相、李內相，好不好，把他小廝提在監裏坐着，不怕他不與我銀子，一面教陳敬濟你拿天平出去收兌了他的就是了，我不出去罷。良久陳敬濟走來回話，說銀子已兌足一千兩，交入後邊大娘收了。黃四說還要請爹出去說句話兒。西門慶道：你只說我陪着人坐着哩。左右他只要搗合同，教他過了二十四日來罷。敬濟道：不是他說有庄事兒要央煩爹。西門慶道：甚麼事，等我出去，一面走到廳上，那黃四磕頭起來，說銀子一千兩，姐夫收了，餘者下單我。還小人有一庄事兒，央煩老爹說着，磕在地下哭了。西門慶拉起來道：端的有甚麼事，你說來。黃四道：小的外

父孫清搭了個夥計馮二，在東昌府販綿花，不想馮二有個兒子馮淮不守本分，要便鎖了門出去宿娼，那日把綿花不見了，兩大包被小人丈人說了兩句，馮二將他兒子打了兩下，他兒子就和俺小舅子孫文相廝打起來，把孫文相牙打落了一個，他亦把頭磕傷，被客夥中解勸開了，不想他兒子到家遲了半月，破傷風身死，他丈人是河西有名土豪白五，綽號白千金，專一與強盜作窩主，教唆馮二具狀在巡按衙門朦朧告下來，批雷兵備老爹問，雷老爹又伺候皇船不得開，轉委本府童推官問，白家在童推官處使了錢，教隣見人供狀，說小人在旁喝聲來如

今童推官行牌來提俺丈人，望乞老爹千萬垂憐，討封書對雷老爹說，寧可監幾日，抽上文書去，還見雷老爹問就有生路了，他兩人廝打，委的不管小人丈人事，又係歇後身死，出于保辜限外，先是他父馮二打來，何必獨賴孫文相一人身上，西門慶看了說帖，寫着東昌府見監犯人孫清、孫文相乞青目，因說雷兵備前日在我這裡吃酒，我只會了一面，又不甚相熟，我怎好寫書與他，黃四就跪下哭哭啼啼哀告，說老爹若不可憐見，小的丈人子父兩個都是死數了，如今隨孫文相出去罷了，只是分豁小人外父出來，就是老爹莫大之恩，小人外父今年六十歲家下

似戲而實
非戲比小
人拿捏人
賣弄手段
處

無人冬寒時月再放在監裏就死罷了西門慶沉吟良久
說也罷我轉央鈔關錢老爹和他說說去與他是同年都
是壬辰進士黃四又磕下頭去向袖中取出一百石白米
帖兒遞與西門慶腰裏就解兩封銀子來西門慶不接說
道我那里要你這行錢黃四道老爹不稀罕謝錢老爹也
是一般西門慶道不打緊事成我買禮謝他正說着只見
應伯爵從角門首出來說哥休替黃四哥說人情他閒時
不燒香忙時抱佛腿昨日哥這里念經連茶兒也不送也
不來走走兒今日還來說人情那黃四便與伯爵唱喏說
道好二叔你老人家殺人哩我因這件事整走了這半月

○語○亦○是○慎○家○

誰得閒來，昨日又去府裏領這銀子，今日一來交銀子，就
央說此事，救俺丈人，老爹再三不肯收這禮物，還是不下
顧。小人伯爵看見一百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因問哥你
替他去說不說。西門慶道：我與雷兵備不熟，如今要轉央
鈔關錢主政替他說去。到明日我買分禮謝老錢就是了。
又收他禮，做甚麼？伯爵道：哥你這等就不是了。難道他來
說人情，哥你到賠出禮去謝人，也無此道理。你不收，恰似
嫌少的一般。你依我收下，雖你不稀罕，明日謝錢公也是
一般。開、口、央、不、放、鬆、黃四哥在這裡聽着，看你外父和你小舅子造化，這
一回求了書去，難得兩個都沒事出來。你老爹他恒是不

香其香風
吳林曲村
西宮深泉
難下再時
費費一

希罕你錢你在院裡老實大大擺一席酒請俺們耍一日
就是了黃四道二叔你老人家費心小人擺酒不消說還
叫俺丈人買禮來磕頭酌謝你老人家不瞞說我為他爺
兒兩個這一場事晝夜替他走跳還尋不出個門路來老
爹再不可憐怎了伯爵道傻瓜你攆着他女兒你不替他
上緊誰上緊黃四道房下在家只是哭西門慶被伯爵說
西門慶臨財往往有廉財有良心
着把禮帖收了說禮物還令他拿回去黃四道你老人家
沒見好大事這般多計較就往外走伯爵道你過來我和
你說你書幾時要黃四道如今緊等着救命望老爹今日
寫了書差下人明早我使小兒同去走遭不知差那位大

貧者爭一錢不可得而富家狼戾若此作者其有感憤乎

官兒去。我會他會。西門慶道：我就替你寫書，因叫過玳安來分付，你明日就同黃大官一路去。那黃四見了玳安，辭西門慶出門，走到門首，問玳安要盛銀子的搭連。玳安進入後邊月娘房裏，正與玉簫小玉裁衣裳，見玳安站着，等搭連。玉簫道：使着手不得閒。騰教他明日來與他就是了。玳安道：黃四等緊着，明日早起身東昌府去，不得來了。你騰騰與他罷。月娘便說：你拿與他就是了。只教人家等着。玉簫道：銀子還在牀地平上掠着，不是。走到裏間，把銀子往牀上只一倒，掠出搭連來，說拿了去。怪囚根子，那個吃了他這條搭連，只顧立虹螞蝗的要。玳安道：人家不要那

富人愈富
富人能有
此

個好來取的。于是拿了出去。走到儀門首。還抖出三兩一
塊。蒜姑頭銀子來。原來紙包破了。怎禁玉簫使性子。那二
倒漏下一塊在搭連底內。玳安道。且喜得我拾個白財子。
是褪入袖中。到前邊。遞與黃四。約會下明早起身。且說西
門慶回到書房中。卽時教溫秀才修了書付與玳安。不題。
一面覷那門外下雪。紛紛揚揚。猶如風飄柳絮。亂舞梨花。
相似。西門慶另打開一罈雙料麻姑酒。教春鴻用僕籠篩
上來。鄭春在傍彈箏低唱。西門慶令他唱一套柳底風微。
正唱着。只進琴童進來說。韓大叔教小的拿了這個帖兒。
與爹瞧。西門慶看了。分付你就拿往門外任醫官家替他。

說說去。央他明日到府中承奉處替他說說註銷差事。琴童道今日晚了，小的明早去罷。西門慶道明早去也罷。不一時來安兒用方盒拿了八碗下飯，又是兩大盤玫瑰鶯油盪麵蒸餅，連陳敬濟共四人吃了。西門慶教王經盒盤兒拿兩碗下飯，一盤點心，與鄭春吃。又賞了他兩大鍾酒。鄭春跪稟小的吃不了的。伯爵道：「傻孩子，冷呵呵的，你爹賞你，不吃你哥他怎的吃來？」鄭春道：「小的哥吃的小的本吃不了的。」伯爵道：「你只吃一鍾罷。」那一鍾我教王經替你吃罷。王經說道：「二爹小的也吃不了的。」伯爵道：「你這傻孩兒，你就替他吃些兒也罷。」休說一個大分上自古長者賜少者不

讀中
讀不

形容教書
先生賣弄

敢辭一面站起來說我好友教你吃這一杯那王經捏着
鼻子一吸而飲西門慶道怪狗才小行貨子他吃不了的只
恁奈何他還剩下半盞應伯爵教春鴻替他吃了就要令
他上來唱南曲西門慶道咱每和溫老先兒行個令飲酒
之時教他唱便有趣于是教王經取過骰盆兒就是溫老
先兒先起溫秀才道學生豈敢僭還從應老翁來因問老
翁尊號伯爵道在下號南坡西門慶戲道老先生你不知
他孤老多到晚夕桶子掇出來不敢在左近倒恐怕街坊
人罵教丫頭直掇到大南首縣倉墻底下那里潑去因起
號叫做南潑溫秀才笑道此坡字不同那潑字乃點水邊

學問處直
添煩上三

毛

語語不脫
頭巾氣

之發這坡字却是土字傍邊着個皮字西門慶道老先兒
就皮字作謔語趣甚
 倒猜得着他娘子鎮日着皮子纏着哩溫秀才笑道豈有
 此說伯爵道葵軒你不知道他自來有些快傷叔人家溫
 秀才道自古言不藝不笑伯爵道老先兒悞了咱每行令
 只顧和他說甚麼他快屎口傷人你就在手不勞謙遜溫
 秀才道擲出幾點不拘詩詞歌賦要個雪字就照依點數
 兒上說過來飲一小杯說不過來吃一大盞溫秀才擲了
 個么點說道學生有了雪殘鳩鵲亦多時推過去該應伯
 爵行擲出個五點來伯爵想了半日想不起來說逼我老
 人家命也良久說道可怎的也有了說道雪裡梅花雪裡

開好不好，溫秀才道：「南老說差了，犯了兩個雪字，頭上多了一個雪字。」伯爵道：「頭上只小雪，後來下大雪來了。」西門慶道：「這狗才單管胡說。」教王經斟上大鍾，春鴻拍手唱南曲駐馬廳。

寒夜無茶，走向前村覓店家。這雪輕飄僧舍，密洒歌樓。遙阻歸槎。江邊乘興探梅花。庭中歡賞燒銀蠟。一望無涯，有似灞橋柳絮，滿天飛下。

伯爵纔待拿起酒來吃，只見來安兒後邊拿了幾碟菓食。內有一碟酥油泡螺，又一碟黑黑的團兒，用橘葉裹着。伯爵拈將起來，聞着噴鼻香，吃到口，猶如飴蜜，細甜美味，不

知甚物、西門慶道你猜、伯爵道莫非是糖肥皂、西門慶笑道糖肥皂那有這等好吃、伯爵道待要說是梅酥丸裏面、又有核兒、西門慶道狗才過來我說與你罷、你做夢也夢不着、是昨日小价杭州船上稍來、名喚做云梅、都是各樣藥料和蜜煉製過、滾在楊梅上、外用薄荷橘葉包裹、纔有這般美味、每日清晨噙一枚在口內生津補肺、去惡味、煞痰火、解酒、尅食、比梅酥丸更妙、伯爵道你不說我怎的曉得、因說溫老先兒、咱再吃個兒、教王經拿張紙兒來、我包兩丸兒、到家稍與你二娘吃、又拿起泡螺兒來、問鄭春這泡螺兒果然是你家月姐親手揀的、鄭春跪下說、二爹莫

先說過一
遍無人會
意至此又
自宜一遍
一句趣語
不肯埋沒
人往往有
此

寫得人人
有心

不小的敢說謊不知月姐費了多少心只揀了這幾個兒
來孝順爹伯爵道可也虧他上頭紋溜就像螺螄兒一般
粉紅純白兩樣兒西門慶道我兒此物不免使我傷心惟
有死了的六娘他會揀他沒了如今家中誰會弄他伯爵
道我頭裏不說的我愁甚麼死了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
孝順我如今又鑽出個女兒會揀了偏你也會尋尋的都
是妙人兒西門慶笑的兩眼沒縫兒趕着伯爵打說你這
狗才單管只胡說溫秀才道二位老先生可謂厚之至極
伯爵道老先兒你不知他是你小侄人家西門慶道我是
他家二十年舊孤老陳敬濟見二人犯言就起身走了那

溫秀才只是掩口而笑。須臾伯爵飲過大鍾，次該西門慶擲骰兒。于是擲出個七點來，想了半日說：「我說香羅帶上一句唱東君去意切，梨花似雪。」伯爵道：「你說差了，此在第九個字上了，且吃一大鍾。」于是流沿兒斟了一銀盞花鍾，放在西門慶面前，教春鴻唱。說道：「我的兒，你肚子裏棗胡解板兒，能有幾句。」春鴻又拍手唱了一個，看看飲酒至昏，掌燭上來，西門慶飲過。伯爵道：「姐夫不在，溫老先生你還該完令。」溫秀才拿起骰兒，擲出個么點，想了想，見壁上挂着一幅吊屏泥金書，一聯風飄弱柳，平橋晚雪，點寒梅小。院春就說了末後一句，伯爵道：「不算，不算，不是你心上發。」

人於於
不肯取
一合
白直一
意至此
欲無入
去頭

破倫之言
破教不
感亦走不
何味也

出來的該吃一大鍾春鴻斟上那溫秀才不勝酒力坐在
椅上只顧打盹起來告辭伯爵還要留他西門慶道罷罷
老先兒他斯文人吃不得令畫童兒你好好送你溫師父
那邊歇去溫秀才不得不的一聲作別去了伯爵道今日蔡
軒不濟吃了多少酒兒就醉了于是又飲勾多時伯爵起
身說地下滑我也酒勾了因說哥明日你早教玳安替他
下書去西門慶道你不見我交與他書明日早去了伯爵
掀開簾子見天陰地下滑旋要了個燈籠和鄭春一路去
西門慶又與了鄭春五錢銀子盒內回了一確衣梅梢與
他姐姐鄭月兒吃臨出門西門慶因戲伯爵你哥兒兩個

○雅○諺○

丟相挑尋
甚李淫心
何邪如此
想亦妾不
如婢婢不
如偷之意

好好去伯爵道你多說話父子上山各人努力好不好我
如今就和鄭月兒那小淫婦兒答話去說着琴童送出門
去了西門慶看收了家伙扶着來安兒打燈籠入角門從
潘金蓮門首過見角門關着悄悄就往李瓶兒房裏來彈
了彈門繡春開了門來安就出去了西門慶進入明間見
李瓶兒影就問供養了羹飯不曾如意兒就出來應道剛
纔我和姐供養了西門慶椅上坐了迎春拿茶來吃了西
門慶令他解衣帶如意兒就知他在這房裏歇連忙收拾
床鋪用湯婆熨的被窩暖洞洞的打發他歇下繡春把角
門關了都在明間地平上支着板凳打鋪睡下西門慶要

頗有愛屋
及鳥之意

茶吃兩個已知科範連忙攥椀奶子進去和他睡老婆脫
衣服鑽入被窩內西門慶乘酒興服了藥那話上使了托
子老婆仰臥炕上架起腿來極力鼓搗沒高低搗礮搗礮
的老婆舌尖冰冷淫水溢下口中呼達達不絕夜靜時分

○怒○作○文○語○妙

其聲遠聆數室西門慶見老婆身上如綿瓜子相似用一
雙肱膊摟着他令他蹲下身子在被窩內啞鬢髮老婆無
不曲體承奉西門慶說我兒你原來身體皮肉也和你娘
一般白淨我摟着你就如和他睡一般你須用心伏侍我
我看顧你老婆道爹沒的說將天比地折殺奴婢奴婢男
子漢已沒了爹不嫌醜陋早晚只看奴婢一眼兒就勾了

西門慶便問你年紀多少。老婆道我今年屬兔的三十一歲了。西門慶道你原來小我一歲。見他會說話兒。枕上又好風月。心下甚喜。早晨起來。老婆伏侍拿鞋襪。打發梳洗。極盡慇懃。把迎春繡春。打靠後。又問西門慶討葱白細子。做披襖子。與娘穿孝。西門慶開口許他。就教小廝舖子裏拿三疋葱白細來。你每一家裁一件。瞞着月娘。背地銀錢衣服首飾。甚麼不與他。次日潘金蓮就打聽得知。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大姐姐。你不說他幾句。賊沒廉耻。貨昨日悄悄鑽到那邊房裏。與老婆歇了一夜。餓眼見瓜皮。甚麼行貨子。好的反的攬搭下。不明不暗。到明日弄出個孩子來。

寫私門之
廣不獨
提刑也

筭誰的、又相來旺兒媳婦子、往後教他上頭上臉、甚麼張
致、月娘道、你們只要栽派、教我說他要了、死了的媳婦子、
你每背地都做好人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我如今又做
傻子哩、你每說只顧和他說、我是不管你這開帳、金蓮見
月娘這般說、一聲兒不言語、走回房去了、西門慶早起見
天晴了、打發玳安往錢主事家下書去了、往衙門回來、平
安兒來稟、翟爹人來討書、西門慶打發書與他、因問那人
你怎的昨日不來取、那人說、小的又往巡撫侯爺那裏下
書來、擔閣了兩日、說畢、領書出門、西門慶吃了飯、就過對
門房子裏、看着兌銀打包、寫書帳、二十四日燒紙、打發韓

駁計崔本、并後生榮海、胡秀、五人起身、往南邊去、寫了一封書、稍與苗小湖、就謝他重禮、看看過了二十五、六、西門慶謝畢孝、一日早辰、在上房吃了飯、坐的月娘、便說這出月初一日、是喬親家長姐生日、咱也還買分禮兒、送了去、常言先親後不改、莫非咱家孩兒沒了、就斷禮不送了、西門慶道、怎的不送、于是分付來興、買四盒禮、又是一套粧花段子衣服、兩方銷金汗巾、一盒花翠、寫帖兒、叫王經送了去、這西門慶分付畢、就往花園藏春閣書房中坐的、只見玳安下了書、回來回話、說錢老爹見了爹的帖子、隨即寫書差了一吏、同小的和黃四兒子、到東昌府兵備道下、

與雷老爹雷老爹旋行牌問童推官催文書連犯人提上去從新問理連他家兒子孫文相都開出來只追了十兩燒埋錢問了個不應罪名杖七十罰贖復又到鈔關上回了錢老爹話討了回帖纔來了西門慶見玳安中心中大喜拆開回帖觀看原來雷兵備回錢主事帖子都在裡面上寫道見人感誠亦人悲來諭悉已處分但馮二已曾責子在先何況與孫文相忿毆彼此俱傷歇後身死又在保辜限外問之抵命難以平允量追燒埋錢十兩給與馮二相應發落謹此回覆

下書年侍生雷啟元再拜

西門慶看了歡喜因問黃四舅子在那里玳安道他出來
 都往家去了明日同黃四來與爹磕頭黃四丈人與了小
 的一兩銀子西門慶分付置鞋脚案玳安磕頭而出西門
 慶就搵在牀炕上眠着了王經在桌上小篆內炷了香悄
 悄出來了良久忽聽有人掀的簾兒响只見李瓶兒驀地
 進來身穿糝紫衫白絹裙亂挽烏雲黃恹恹面容向牀前
 叫道我的哥哥你在這里睡哩奴來見你一面我被那厮
 告了一狀把我監在獄中血水淋漓與穢污在一處整受
 了這些時苦善與人之功昨日蒙你堂上說了人情減我三等之罪那
 厮再三不肯發恨還要告了來拿你我待要不來對你說

瓶見之情
死後方淚

一知
亦無
矣
到
金

誠恐你早晚暗遭毒手。我今尋安身之處去也。你須防範。他沒事少要在外吃夜酒。往那去。早早來家。千萬牢記。奴言休要忘了。說畢。二人抱頭而哭。西門慶便問姐姐。你往那去。對我說。李瓶兒頓脫撒手。却是南柯一夢。西門慶從睡夢中直哭醒來。看見簾影射入。正當日午。繇不的心中痛切。正是花落土埋香不見。鏡空鸞影夢初醒。有詩為証。

殘雪初晴照紙窓

地爐灰燼冷侵牀

個中邂逅相思夢

風撲梅花斗帳香

不想早晨送了喬親家禮。喬大戶娘子使了喬通來送請帖兒。請月娘眾姊妹。小廝說爹在書房中睡哩。都不敢來。

金蓮心眼
便着人痛
癢無論諷
笑雖毒處
亦勝于不
痛不癢而
一味奉承
者也

問月娘在後邊管待喬通潘金蓮說拿帖兒等我問他去
于是驀地推開書房門見西門慶搔着他一屁股就坐在
旁邊說我的兒獨自自言自語在這裏做甚麼嗔道不
見你原來在這裏好睡也一面說話一面看着西門慶因
問你的眼怎生揉的恁紅紅的西門慶道想是我控着頭
睡來金蓮道到只相哭的一般西門慶道怪奴才我平白
怎的哭金蓮道只怕你一時想起甚心上人兒來是的西
門慶道沒的胡說有甚心上人心下人金蓮道李瓶兒是
心上的奶子是心下的俺們是心外的人入不上數西門
慶道怪小淫婦兒又六說曰道起來因問我和你說正經

話前日李大姐裝柳你每替他穿了甚麼衣服在身底下
來金蓮道你問怎的西門慶道不怎的我問聲兒金蓮道
你問必有緣故上面穿兩套遍地金段子衣服底下是白
綾襖黃紬裙貼身是紫綾小襖白絹裙大紅小衣西門慶
點了點頭兒金蓮道我做獸醫二十年猜不着驢肚裏病
你不想他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纔方夢見他來金蓮道
○輕○輕○一○語○抹○過○夢是心頭想噴涕鼻子癢饒他死了你還這等念他相俺
每都是可不着你心的人到明日死了苦惱也沒那人想
念西門慶向前一手攬過他脖子來就親個嘴說怪小油
嘴你有這些賊嘴賊舌的金蓮道我的兒老娘猜不着你

以金蓮之貌而猶若以殊翹翠細增嬌可見笑女簪花粧飾之不可少也

那黃猫黑尾的心兒。兩個又啞了一回舌頭。自覺甜唾溶心。脂滿香唇。身邊蘭麝襲人。西門慶于是淫心輒起。搜他在懷裏。他便仰靠梳背。露出那話來。教婦人品。蕭婦人真個低垂粉面。吞吐裏沒。往來嗚啞有聲。西門慶見他頭上戴金赤虎分心。香雲上圍着翠梅花。鈿兒後鬢上珠翹錯落。與不可遏。正做到美處。忽見來安兒隔簾說。應二爹來了。西門慶道。請進來。慌的婦人沒口子叫來安兒。賊因且不要叫他進來。等我出去。着來安兒道。進來了。在小院內。婦人道。還不去教他躲躲兒。那來安兒走去。說二爹且閃閃兒。有人在屋裏。這伯爵便走到松牆傍邊看雪培竹子。

王經掀着軟簾，只聽裙子响，金蓮一溜烟後邊走了，正是
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

伯爵進來見西門慶唱喏，坐下。西門慶道：「你連日怎的不來？」伯爵道：「哥惱的我要不的在這里。」西門慶問道：「又怎的惱你？」告我說。伯爵道：「緊自家中沒錢，昨日俺房下那個平白又桶出個孩兒來，白日裏還好搗撓，半夜三更房下又七痛八病，少不得扒起來收拾草紙被褥，叫老娘去打緊應保，又被俺家兄使了往庄子上馱草去了，百忙搗不着個人，我自家打燈籠，叫了巷口鄧老娘來，及至進門，養下來了。」西門慶問：「養個甚麼？」伯爵道：「養了個小廝。」西門慶罵

道。傻。狗。才。生。了。兒。子。倒。不。好。如。何。反。惱。是。春。花。兒。那。奴。才。
生。的。伯。爵。笑。道。是。你。春。姨。西。門。慶。道。那。賊。狗。掇。腿。的。奴。才。
誰。教。你。要。他。來。叫。叫。老。娘。還。抱。怨。伯。爵。道。哥。你。不。知。冬。寒。
時。月。比。不。的。你。們。有。錢。的。人。家。又。有。借。大。前。程。生。個。兒。子。
錦。上。添。花。便。喜。歡。俺。們。連。自。家。還。多。着。個。影。兒。哩。要。他。做。
甚。麼。家。中。一。窩。子。人。口。要。吃。穿。巴。劫。的。覓。也。沒。了。應。保。逐。
日。該。操。當。他。的。差。事。去。了。家。兄。那。里。是。不。管。的。犬。小。女。便。
打。發。出。去。了。○先○以○感○激○動○之○天。理。在。頭。上。多。虧。了。哥。你。眼。見。的。這。第。二。個。
孩。兒。又。大。了。交。年。便。是。十。三。歲。昨。日。媒。人。來。討。帖。兒。我。說。
早。哩。你。且。去。着。緊。自。隼。的。覓。也。沒。了。猛。可。半。夜。又。鑽。出。這。

有子者往
往爲此言
甚真而無
子者必以

為嬌必也
有子者忽

而失其子

無子者忽

而多其子

而後知其

言之為真

為矯也

小人善騙

人伎倆大

約不出此

三者

個業障來。那黑天摸地那里活變錢去。房下見我抱怨沒

奈何把他一根銀挖兒與了老娘去了。明日洗三。嚶的人

家知道了。到滿月拿甚麼使。到那日我也不在家。信信拖

拖到那寺院裏。且住幾日去罷。西門慶笑道你去了。好了

和尚來趕熱被窩兒。你這狗才。到底占小便益兒。又笑了

一回。那應伯爵故意把嘴谷都着不做聲。西門慶道我的

兒不要惱。你用多少銀子。對我說。等我與你處。伯爵道有

甚多少。西門慶道也勾你攪纏是的。到其間不勾了。又拿

衣服當去。伯爵道哥若肯下顧。二十兩銀子就勾了。我寫

個符兒在此。費煩的哥多了。不好開口的。也不敢填數兒。

西門慶不
獨文結烏
紗帽紅綉
鞋而冷觀
戚窮朋友
無不周濟
亦可謂有
財而會使
鬼矣

隨哥尊意便了。西門慶也不接他文約，說沒的扯淡。朋友家什麼符兒，正說着，只見來安兒拿茶進來。西門慶叫小廝你放下盞兒，喚王經來。不一時王經來到。西門慶分付你往後邊對你大娘說，我裏間牀背閣上有前日巡按宋老爹擺酒兩封銀子，拿一封來。王經應諾。不多時拿了銀子來。西門慶就遞與應伯爵說：「這封五十兩，你都拿了使去。」原封未動，你打開看看。伯爵道：「忒多了。」西門慶道：「多的你收着，眼下你二令愛不大了，你可也替他做些鞋脚衣裳。」到滿月也好看。伯爵道：「哥說的是。」將銀子拆開，都是兩司各府傾就分資三兩一錠松紋足色滿心歡喜，連忙打

恭致謝說道哥的盛情誰肯真個不收符兒西門慶道傻孩兒誰和你一般計較左右我是你老爺老娘家不然你但有事就來纏我這孩子也不是你的孩子自是咱兩個分養的寔和你說過了滿月把春花兒那奴才叫了來且答應我些時兒只當利錢不算帳罷伯爵道你春姨這兩日瘦的像你娘那樣哩兩個戲了一回伯爵因問黃四丈人那事怎樣了西門慶說錢龍野書到雷兵備旋行牌提了犯人上去從新問理把孫文相父子兩個都開出來只認了十兩燒埋錢伯爵道造化他了他就點着燈兒那里尋這人情去你不受他的乾不受他的雖然你不稀罕留

送錢大人也好，別要饒了他。教他好，反擺一席大酒，裏邊請俺們坐一坐。你不說，等我和他說。饒了他小舅一個死罪，當別的小可事兒。這里說話不題。且說月娘在上房，只見孟玉樓走來，說他兄弟孟銳不久又起身往川廣販雜貨去。今來辭辭他爹在我屋裏坐着哩。他在那里，姐姐使個小廝對他說聲兒。月娘道：他在花園書房和應二坐着哩。又說請他爹哩。頭裏潘六姐到請的好。喬通送帖兒來，等着討個話兒。到明日咱們好去不去。我便把喬通留下打發吃茶。長等短等不見來。熬的喬通也去了。半日只見他從前邊走將來，教我問他你對他說了不曾。他沒的話。

回只噉（可）了一聲，我就忘了，帖子還袖在袖子裏，原來是恁個沒尾，把行貨子，不知前頭幹甚麼營生，那半日纔進來，恰好還不曾說，吃我訖了兩句，往前去了，少頃來安進來，月娘使他請西門慶說，孟二舅來了，西門慶便起身留伯爵，你休去了，我就來，走到後邊，月娘先把喬家送帖來，請說了，西門慶說，那日只你一人去罷，（語、話、不、忘、瓶、兒、）熱孝在身，莫不一家子都出來，月娘說，他孟二舅來辭辭你，一兩日就起身往川廣去，在三姐屋裏坐着哩，又問頭裏你要那封銀子與誰，西門慶道，應二哥房裏春花兒，昨晚生了個兒子，問我借幾兩銀子，使告我說，他第二個女兒又大，愁的要不的。

以已度人
月娘心好
此其一班

月娘道：好好，他恁大年紀也，纔見這個孩子，應二嫂不知怎的喜歡哩。到明日咱也少不的送些粥米兒與他。西門慶道：這箇不消說。到滿月不要饒花子，奈何他好？友發帖兒請你們往他家走走去。就瞧瞧春花兒，怎麼模樣。月娘笑道：左右和你家一般樣兒，也有鼻兒，也有眼兒，莫不差別些兒。一面使來安請孟二舅來，不一時孟玉樓同他兄弟來拜見，叙禮已畢。西門慶陪他叙了回話，讓至前邊書房內，與伯爵相見，分付小廝看菜兒，放桌兒，篩酒上來。三人飲酒。西門慶教再取雙鍾筋，對門請溫師父陪你二舅坐。來安不一時回說：溫師父不在望。倪師父去了。西門慶

○仗○脉○冷○甚

○只○管○提○何○故○

奉承贊隨
句 勉便掉兩

說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敬濟來與二舅見了禮打橫
坐下西門慶問二舅幾時起身去多少時孟銳道出月初
二日准起身定不的年歲還到荊州買紙川廣販香蠟着
緊一二年也不止販畢貨就來家了此去從河南陝西漢
州去回來打水路從峽江荊州那條路來往回七八千里
地伯爵問二舅貴庚多少孟銳道在下虛度二十六歲伯
爵道虧你年小小的曉的這許多江湖道路似俺們虛老
了只在家裏坐着須臾添換上來杯盤羅列孟二舅吃至
日西時分告辭去了西門慶送了回來還和伯爵吃了一
回只見買了兩座庫來西門慶委付陳敬濟裝庫問月娘

尋出李瓶兒兩套錦衣攪金銀錢紙裝在庫內因向伯爵
說今日是他六七不念經燒座庫兒伯爵道好快光陰嫂
子又早沒了個半月了西門慶道這出月初五日是他斷
七少不的替他念個經兒伯爵道這遭哥念佛經罷了西
門慶道大房下說他在時因生小兒許了些血盆經織許
下家中走的兩個女僧做首座請幾衆尼僧替他禮拜幾
卷懺兒罷了說畢伯爵見天晚說道我去罷只怕你與嫂
子燒紙又深深打恭說蒙哥厚情死生難忘西門慶道難
忘不難忘我兒你休推夢裡睡哩你衆娘到滿月那日買
禮都要去哩伯爵道又買禮做甚我就頭着地好反請衆

提春花凡四五遍不論有意無意是真是戲而一片好兒貪念已可想見

嫂子到寒家光降光降西門慶道到那日好反把春花見那奴才收拾起來牽了來我瞧瞧伯爵道你春娘他說來有了兒子不用着你了西門慶道不要慌我見了那奴才和他答話伯爵笑的去西門慶令小廝收了家伙走到李瓶兒房裏陳敬濟和玳安已把庫裝封停當那日玉皇廟永福寺報恩寺都送疏來西門慶看着迎春擺設羹飯完備下出匾食來點上香燭使繡春請了吳月娘衆人來西門慶與李瓶兒燒了紙擡出庫去教敬濟看着大門首焚化正是

芳、菟、料、不、隨、灰、死、

再、結、來、生、未、了、緣、

武大郎見了這書，心裏好惱，恨不的拿條繩子，

就勒死他。只是他年紀大了，氣力不足，

西門慶與李瓶兒，見了這書，心裏好惱，

空虛不出，這書裏，香醜，這書裏，

西門慶，這書裏，西門慶，這書裏，

李瓶兒，這書裏，李瓶兒，這書裏，

味，這書裏，味，這書裏，

西門慶，這書裏，西門慶，這書裏，

抵，這書裏，抵，這書裏，

數，這書裏，數，這書裏，

西門慶

李瓶兒

武大郎

潘金蓮

陳經濟

蔡衙內

張大官





玳安兒密訪蜂媒

第六十八回

應伯爵戲啣玉臂

玳安兒密訪蜂媒

詞曰

鍾情太甚。到老也無休歇。月露烟雲都是態。況與
玉人明說。軟語叮啀。柔情婉戀。鎔盡肝腸鐵。岐
亭把盞。水流花謝時節。

翠雲吟半

話說西門慶與李瓶兒燒紙畢，歸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先是應伯爵家送喜麵來，落後黃四領他小舅子孫文相宰了一口猪，一壘酒，兩隻燒鵝，四隻燒鷄，兩盒菓

子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再三不受。黃四打旋磨兒跪着，說蒙老爹活命之恩，舉家感激不淺，無甚孝順些微薄禮，與老爹賞人，如何不受。推阻了半日，西門慶止受猪酒，留下送你錢。老爹罷，黃四道：「既是如此，難爲小人一點窮心，無處所盡，只得把羹菓擡回去。」又請問老爹幾時閑暇。小人問了應二叔，裡邊請老爹坐坐。西門慶道：「你休聽他哄你哩，又費煩你，不如不央我了。」那黃四和他小舅子千恩萬謝出門去了。到十一月初一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回來，又往李知縣衙內吃酒去。月娘獨自一人，素粧打扮，坐轎子往喬大戶家與長姐做生日，都不在家。到後晌有庵

裡薛姑子聽見月娘許下他初五日念經拜血盆懺于是悄悄瞞着王姑子買了兩盒禮物來見月娘月娘不在家李嬌兒孟玉樓留他吃茶說大姐姐往喬親家做生日去了你須等他來他還和你說話哩那薛姑子就坐住了潘金蓮思想着玉簫告他說月娘吃了他的符水藥終坐了胎氣又見西門慶把奶子要了恐怕一時奶子養出孩子來攙奪了他寵愛于是把薛姑子讓到前邊他房裡悄悄央薛姑子與他一兩銀子替他配坐胎氣符藥不在話下到晚夕等的月娘回家留他住了一夜次日問西門慶討了五兩銀子經錢寫法與他這薛姑子就瞞着王姑子大

師父到初五日早請了八衆女僧在花園捲棚內建立道場。諷誦華嚴金剛經咒禮拜血盆寶懺。晚夕設放焰口施食。那日請了吳大妗子花大嫂并官客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吃齋。尼僧也不動响器。只敲木魚擊手磬念經而已。那日伯爵領了黃四家人具帖。初七日在院中鄭愛月兒家置酒請西門慶。西門慶看了帖兒笑道。我初七日不得閒。張西村家吃生日酒。倒是明日空閒。問還有誰。伯爵道再没人。只請了我與李三相陪。哥又叫了四箇女兒唱西廂記。西門慶分付與黃四家人齋吃了。打發回去。改了初六。伯爵便問黃四那日買了分甚麼禮來謝你。西門慶如

此這般我不受他的再三磕頭禮拜，我只受了猪酒添了兩疋白鵬紵絲，兩疋京段，五十兩銀子，謝了龍野錢公了。伯爵道：哥你不接錢，佷勾了，這箇是他落得的，少說四疋尺頭，值三十兩銀子，那二十兩，那里尋這分上去，便益了他，救了他父子二人性命，當日坐至晚夕方散。西門慶向伯爵說：你明日還到這邊，伯爵說：我知道作別去了。八衆尼僧直亂到一更多方，終道場圓滿，焚燒箱庫散了。至次日，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且說王姑子打聽得知，大清早辰，走來說：薛姑子攬了經去，要經錢。月娘怪他道：你怎的昨日不來，他說你往王皇親家做生日去了。王姑子道：

如此功德
能免罪過
足矣三姑
大婆處心
設慮天抵
如是讀此
可作存家
米鑑

這個就是薛家老淫婦的鬼。他對着我說：咱家挪了日子。到初六念經，難道經錢他都拿的去了？一些兒不留下。月娘道：還等到這咱哩。未曾念經，經錢寫法就都我與他了。早是我還與你留下一疋襯錢布在此教小玉連忙擺了。些昨日剩下的齋食與他吃了，把與他一疋藍布。這王姑子口裡喃喃唵唵罵道：這老淫婦，他印造經賺了六娘許多銀子。原說這個經兒，咱兩個使，你又獨自掉攬的去了。月娘道：老薛說你接了六娘血盆經五兩銀子，你怎的不替他念？王姑子道：他老人家五七時我在家請了四位師父，念了半個月哩。月娘道：你念了怎的？挂口兒不對我題。

道者心痴
便開口不
得畢竟佛
門弟子良
心不昧

伯爵來往
太熱從此
忽又粧點
一番便見
蓮筆不死

你就對我說我還送些觀施兒與你那王姑子便一聲兒
不言語訕訕的坐了一回往薛姑子家曠去了正是

佛會僧尼是一家
法輪常轉度龍華

此物只好畱生育
枉使金刀剪落花

却說西門慶從衙門中回來吃了飯應伯爵又早到了盃
的新段帽沉香色璇褶粉底皂靴向西門慶声喏說這天
也有晌午好去了他那裡使人邀了好幾遍了西門慶道
咱今邀蔡軒同走走去使王經往對過請你温師父來王
經去不多時回說温師父不在家望朋友去了伯爵便說
咱等不的他秀才家有要沒緊望朋友知多咱來倒沒的

悞了勾當西門慶分付琴童備黃馬與應二爹騎伯爵道
我不騎你依我省的搖鈴打鼓我先走一步兒你坐轎子
慢慢來就是了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你先行罷那伯爵舉
手先走了西門慶分付玳安琴童四箇排軍收拾下暖轎
跟隨纔待出門忽平安兒慌慌張張從外拿着雙帖兒來
報說工部安老爹來拜先差了個吏送帖兒後邊轎子便
來也慌的西門慶分付家中廚下備飯使來與兒買攢盤
點心伺候良久安郎中來到西門慶冠冕出迎安郎中穿
着粧花雲鷲補子員領起花釧金帶進門拜畢分賓主坐
定左右拿茶上來茶罷叙其間潤之情西門慶道老先生

問答似問
然情理鑿
比非俗筆
可辨

榮擢失賀心甚缺然前日蒙賜華札厚儀生正值喪事匆
匆未及奉候起居爲歉安郎中道學生有失吊問罪罪生
到京也曾道達雲峯未知可有禮到否西門慶道正是又
承翟親家遠勞致賄安郎中道四泉已定今歲恭喜西門
慶道在下才微任小豈敢非望又說老先生榮擢美差足
展雄才河治之功天下所仰安郎中道蒙四泉過譽一介
寒儒辱蔡老先生擡舉謬典水利修理河道當此民窮財
盡之時前者皇船載運花石毀開折壩所過倒懸公私困
弊之極又兼賊盜梗阻雖有神輸鬼役之才亦無如之何
矣西門慶道老先生大才展布不日就緒必大陸擢矣因

問老先生敕書上有期限否、安郎中道、三年欽限、河工完
畢、聖上還要差官來祭謝河神、說話中間、西門慶令放桌
兒、安郎中道、學生實說、還要往黃秦宇那里拜拜去、西門
慶道、既如此、少坐片時、教從者吃些點心、不一時、就是春
盛案酒、一色十六碗下飯、金鍾暖酒斟來、下人俱有攢盤
點心酒肉、安郎中席間只吃了三鍾、就告辭起身、說學生
容日再來請教、西門慶款留不住、送至大門首上轎而去
回到廳上、解去冠帶、換了巾幘、止穿紫絨獅袖直身、使人
問溫師父來了不曾、玳安回說、溫師父尚未回哩、有鄭春
和黃四叔家來定兒來邀、在這裡半日了、西門慶卽出去

不做官時
兒討好
已做官時
祭兒經遊
作者下筆
直如此分
青理白

上轎左右跟隨迳往鄭愛月兒家來。比及進院門，架兒們都躲過一邊。只該日排長兩邊站立，不敢跪接。鄭春與來定兒先通報去了。應伯爵正和李三打雙陸，聽見西門慶來，連忙收拾不及。鄭愛月兒、愛香兒戴着海獺卧兔兒，一窩絲杭州纒打扮的花仙也似，都出來門首迎接。西門慶下了轎，進入客位內。西門慶分付不消吹打，止住鼓樂。先是李三、黃四見畢禮數，然後鄭家搗子出來拜見了。終是愛月兒姊妹兩個磕頭，正面安放兩張交椅。西門慶與應伯爵坐下。李智黃四與鄭家姊妹打橫玳安在傍稟問轎子在這里，回了家去。西門慶令排軍和轎子都回去，又分

一到伯爵
開口訣則
似非謔便
帶韵應昇
古今清客
之祖

付琴童到家看。你温師父來了。拿黃馬接了來。琴童應諾
去了。伯爵因問哥怎的這半日纔來。西門慶悉把安郎中
來拜留飯之事說了一遍。須臾鄭春拿上茶來。愛香兒拿
了一盞。遞與伯爵。愛月兒便遞西門慶。那伯爵連忙用手
去接。說我錯接。只說你遞與我來。愛月兒道我遞與你沒
修。這樣福來。伯爵道你看這小淫婦兒。原來只認的他家
漢子。倒把客人不着在意裡。愛月兒笑道今日輪不着你
做客人哩。吃畢茶。須臾四個唱西廂妓女都出來與西門
慶磕頭。一一問了姓名。西門慶對黃四說。等住回上來唱
只打鼓兒不吹打。罷黃四道小人知道。揚子怕西門慶冷。

又教鄭春放下暖簾來，火盆內添上許多獸炭，只見幾個
青衣圓社聽見西門慶在鄭家吃酒，走來門首伺候探頭
舒腦，不敢進去，有認得玳安的，向玳安打恭，央及作成作
成，玳安悄悄進來，替他稟問，被西門慶喝了一聲，謊的衆
人一溜烟走了，不一時，收拾菜品案酒上來，正面放兩張
桌席，西門慶獨自一席，伯爵與溫秀才一席，留下溫秀才
坐位在左首，傍邊一席，李三和黃四右邊是他姊妹二人
端的餚堆異品，花插金瓶，鄭奉鄭春在傍彈唱，終遞酒安
席坐下，只見溫秀才到了，頭戴過橋巾，身穿綠雲袂，進門
作揖，伯爵道：「老先生何來遲也？」留席久矣。溫秀才道：「學生

開口卽腐
妙

金瓶梅

有罪不知老先生呼喚遣往敝同窓處會書來遲了一步
慌的黃四一面安放鍾筭與伯爵一處坐下不一時湯飯
上來兩個小優兒彈唱一回下去四個妓女纔上來唱了
一摺游藝中原只見玳安來說後邊銀姨那裡使了吳會
和蠟梅送茶來了原來吳銀兒就在鄭家後邊住止隔一
條巷聽見西門慶在這裡吃酒故使送茶西門慶喚入裡
面吳惠蠟梅磕了頭說銀姐使我送茶來爹吃揭開盒兒
斟茶上去每人一盞瓜仁香茶西門慶道銀姐在家做甚
麼哩臘梅道姐兒今日在家沒出門西門慶吃了茶賞了
他兩個三錢銀子卽令玳安同吳惠你快請銀姨去鄭愛

月兒意倒便就教鄭春你也跟了去，好反纏了銀姨來他。若不來，你就說我到明日就不和他做夥計了。應伯爵道：我倒好笑，你兩個原來是敗壞的夥計。溫秀才道：南老好不近人情，自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同他做夥計亦是理之當然。愛月兒道：應花子，你與鄭春他們都是夥計，當差供唱都在一處。伯爵道：傻孩子，我是老王八那咱和你媽相交，你還在肚子裡說笑。中間妓女又上來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西門慶叫上唱鶯鶯的韓家女兒，近前問你是韓家誰的女兒。愛香兒說：爹你不認的，他是韓金釧侄女兒，小名消愁兒。今年纔十三。

描來素服
倩粧眉目
生動

句句自道
句句譽着
大老官的
是老儀之
尤

歲西門慶道這孩子到明日成個好婦人兒舉止伶俐又
唱的好因令他上席遞酒黃四下湯下飯極盡慇懃不一
時吳銀兒來到頭上戴着白縐紗髮髻珠子箍兒翠雲釧
兒周圍撒一溜小簪兒上穿白綾對衿袄兒粧花眉子下
着紗綠潞紬裙羊皮金滾邊腳上墨青素段鞋兒笑嘻嘻
進門向西門慶磕了頭後與溫秀才等各位都道了萬福
伯爵道我倒好笑來到就教我惹氣俺每是後娘養的只
認的你爹與他磕頭望着俺每只一拜原來你這麗春院
小娘兒這等欺客我若有五棍兒衙門定不饒你愛月兒
叫應花子好沒羞的孩兒你行頭不怎麼光一味好撒一

面安座兒讓銀姐就在西門慶桌邊坐下西門慶見他戴
着白髮髻問你戴的誰人孝吳銀兒道爹故意又問個兒
與娘戴孝一向了西門慶一聞與李瓶兒戴孝不覺滿心
歡喜與他側席而坐兩個說話須臾湯飯上來愛月兒下
來與他遞酒吳銀兒下席說我還沒見鄭媽哩一面走到
鴉子房內見了禮出來鴉子叫月姐讓銀姐坐只怕冷教
丫頭燒箇火籠來與銀姐烤手兒隨卽添換熱菜上來吳
銀兒在傍只吃了半個點心呵了兩口湯放下筯兒和西
門慶攀話道娘前日斷七念經來西門慶道五七多謝你
每茶吳銀兒道那日俺每送了些粗茶倒教爹把人情回

筆之所至
何所不至

了、又多謝重禮、教媽惶恐的、要不的、昨日娘斷七、我會下
月姐和桂姐、也要送茶來、又不知宅內念經不念、西門慶
道、斷七那日、胡乱請了幾位女僧、在家拜了拜懺、親眷一
個都沒請、恐怕費煩、飲酒說話之間、吳銀兒又問家中大
娘、衆娘每都好、西門慶道都好、吳銀兒道、爹乍沒了娘、到
房裡孤孤兒的心中、也想麼、西門慶道、想是不消說、前日
在書房中、白日夢見他哭的、我要不的、吳銀兒道、熱突突
沒了、可知想哩、伯爵道、你每說的、知情話、把俺每、只顧旱
着、不說來、遞鍾酒也、唱個兒、與俺聽、俺每起身去罷、荒的
李三黃四連忙、攙掇他姐兒兩個上來、遞酒安下、樂器吳

燕處生情
今處生韵
調笑是恒
善格思不
落俗調

銀兒也上來三個粉頭，一般兒坐在席上，躡着火盆，合着
聲兒唱了套中呂粉蝶兒，三弄梅花端的有裂石流雲之
响，唱畢，西門慶向伯爵說你索落他姐兒三個唱，你也下
來，酌他一杯兒。伯爵道：「不打緊，死不了人，等我打發他，仰
靠着直舒着側臥着，金鷄獨立，隨我受用。」又一件野馬蹠
場野狐，描絲猿猴獻菓，黃狗溺尿，仙人指路，哥隨他揀着
要愛香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汗邪了，你這賊花子胡說亂
道的。」應伯爵用酒碟安三個鍾兒，說我兒你每在我手裡
吃兩鍾，不吃望身上只一潑。愛香道：「我今日忌酒。」愛月兒
道：「你跪着，月娘教我打個嘴巴兒。」我終吃。伯爵道：「銀姐，你

寫得活活
現現直覺
生旦丑淨
一齊搬出
吾恐排場
中有此做
作無此神
猜也

怎的說吳銀兒道二爹我今日心裡不自在吃半盞兒罷
愛月兒道花子你不跪我一百年也不吃黃四道二叔你
不跪顯的不是趣人也罷跪着不打罷愛月兒道跪了也
不打多只教我打兩箇嘴巴兒罷伯爵道溫老先兒你看
着怪小淫婦兒只顧趕及殺絕于是奈何不過真個直搬
兒跪在地下那愛月兒輕揲彩袖款露春纖罵道賊花子
再可敢無禮傷犯月姨了高有兒答應你不答應我也不
吃伯爵無法可處只得應声道再不敢傷犯月姨了這愛
月兒方連打了兩個嘴巴方纔吃那鍾酒伯爵起來道好
箇沒仁義的小淫婦兒你也剩一口兒我吃把一鍾酒都

先描伯爵
衣飾却從
此處照出
作者針線
線脚一毫
不漏

吃的淨淨兒的愛月兒道你跪下等我賞你一鍾吃于是
滿滿斟上一杯笑望伯爵口裏只灌伯爵道怪小淫婦
兒使促恰灌撒了我一身我老實說只這件衣服新穿了
纔頭一日兒就污濁了我的我問你家漢子要笑了一回
各歸席上坐定看看天晚掌燭上來西門慶分付取個骰
盆來先讓溫秀才秀才道豈有此理還從老先生來于是
西門慶與銀兒用十二個骰兒搶紅下邊四個妓女拿着
樂器彈唱飲過一巡吳銀兒却轉過來與溫秀才伯爵搶
紅愛香兒却來西門慶席上遞酒猜枚須臾過去愛月兒
近前與西門慶搶紅吳銀兒却往下席遞李三黃四酒原

來愛月兒旋往房中、新粧打扮出來、上着烟裡火迴紋錦
對衿襖兒、鵝黃抗絹點翠縷金裙粧花膝褲、大紅鳳嘴鞋
兒、燈下海獺臥兔兒、越顯的粉濃濃、雪白的臉兒、真是

西門慶
芳姿麗質更妖嬈
秋水精神瑞雪標

白玉生香花解語
千金良夜實難消

西門慶見了如何不愛吃了幾鍾酒半酣上來因想着李
瓶兒夢中之言少貪在外夜飲一面起身後邊淨手慌的
搗子連忙叫丫鬟點燈引到後邊解手出來愛月隨即跟
來伺候盆中淨手畢拉着他手兒同到房中房中又早月
窗半啓銀燭高燒氣暖如春蘭麝馥郁于是脫了上蓋止

情至語楚
人心鼻

穿白綾道袍兩個在床上腿壓腿兒做一處先是愛月兒
問爹今日不家去罷了西門慶道我還去今日一者銀兒
在這里不好意思二者我居着官今年考察在逃恐惹是
非只是白日來和你坐坐罷了又說前日多謝你泡螺兒
你送了去倒惹的我心酸了半日當初止有過世六娘他
會揀他死了家中再有誰會揀他愛月道揀他不難只是
要拿的着禁節兒便好那瓜仁都是我口裡一個個兒磕
的說應花子倒擲了好些吃了西門慶道你問那訕臉花
子兩把擲去喃了好些只剩下沒多我吃了愛月見道倒
便益了賊花子恰好只孝順了他又說多謝爹的衣梅媽

開開叙來

看見吃了一個兒歡喜的要不得。他要便痰火發了。晚夕咳嗽半夜把人聒死了。常時口乾得恁一個在口裡噙着他。倒生好些津液。我和俺姐姐吃了沒多幾個兒。連確兒他老人家都收在房內。早晚吃誰敢動他。西門慶道不打緊。我明日使小廝再送一確來。你吃。愛月又問爹連日會桂姐沒有。西門慶道自從孝堂內到如今。誰見他來。愛月兒道六娘五七他也送茶去來。西門慶道他家使李銘送去來。愛月道我有句話兒。只放在爹心裡。西門慶問甚麼話。那愛月又想了想。說我不說罷。若說了顯的姐妹每恰似我背地說他一般。不好意思的。西門慶一面樓着他。脖

顯然後說
有何情致
插入伯爵
文情文趣
悠然不天

怪并子趣
樂矣

子說道怪小油嘴兒甚麼話說與我不顯出你來就是了
兩個正說得入港猛然應伯爵入來大叫一聲你兩個好
人兒撇了俺每走在這裡說梯已話兒愛月兒道噦好個
不得人意怪訕臉花子猛可走來謊了人恁一跳西門慶
罵怪狗才前邊去罷丟的蔡軒和銀姐在那裡都往後頭
來了這伯爵一屁股坐在床上說你拿肱膊來我且咬口
兒我纔去你兩個在這裡侃着合搗于是不繇分說向愛
月兒袖口邊勤出那賽鵝脂雪白的手腕兒來誇道我兒
你這兩隻手兒天生下就是發鬢髮的行貨子愛月兒道
怪擣刀子的我不好罵出來被伯爵拉過來咬了一口走

了咬得老婆怪叫罵怪花子平白進來鬼混人死了便叫
桃花兒你看他出去了把衙道子門關上愛月便把李桂
姐如今又和王三官兒好一節說與西門慶怎的有孫寡
嘴祝麻子小張閑架兒于寬聶鉞兒踢行頭白回子向三
日逐標着在他家行走如今丟開齊香兒又和秦家玉芝
兒打熱兩下裡使錢使沒了將皮襖當了三十兩銀子拿
着他娘子兒一副金蠲子放在李桂姐家算了一個月歇
錢西門慶聽了口中罵道這小淫婦兒我恁分付休和這
小廝纏他不聽還對着我賭身發咒恰好只哄着我愛月
兒道爹也沒要惱我說與爹個門路兒管情教王三官打

是老淫像
請

了嘴替爹出氣西門慶把他接在懷裏說道我的兒有甚
門路兒說與我知道愛月兒道我說與爹休教一人知道
就是應花子也休對他題只怕走了風西門慶道你告我
說我傻了肯教人知道鄭愛月道王三官娘林太太今年
不上四十歲生的好不喬樣描眉畫眼打扮的狐狸也似
他兒子鎮日在院裏他專在家只尋外遇假托在姑姑菴
裡打齋但去就在說媒的文嫂兒家落腳文嫂兒單管與
他做牽頭只說好風月我說與爹到明日遇他遇見也不
難又一個巧宗兒王三官娘子兒今纔十九歲是東京六
黃太尉姪女兒上畫般標致雙陸棋子都會三官常不在

此語大不可訓甚矣
此輩之不可近也

細舉子
人要耐刮

家他如同守寡一般好不氣生氣死爲他也上了兩三道
吊救下來了爹難得先刮刺上了他娘不愁媳婦兒不是
你的當下被他一席話兒說的西門慶心邪意亂擣着粉
頭說我的親親你怎的曉的就裡愛月兒就不說常在他
家唱只說我一個熟人兒如此這般和他娘在某處會過
一面也是文嫂兒說合西門慶問那人是誰莫不是大街
坊張大戶姪兒張二官兒愛月兒道那張懋德兒好合的
貨麻着個臉彈子密縫兩個眼可不矻矻殺我罷了只好
蔣家百家奴兒接他西門慶道我猜不着端的是誰愛月
兒道教爹得知了罷原是梳籠我的一個南人他一年來

此做買賣兩遭。正經他在裡邊歇不的一兩夜，倒只在外邊常和人家偷猫遞狗，幹此勾當。西門慶聽了，見粉頭所事合着他的板眼，亦發歡喜，說我兒你既貼戀我心，我每月送三十兩銀子與你媽盤纏，也不消接人了。我遇閒就來，愛月兒道：爹你若有我心時，甚麼三十兩二十兩隨着掠幾兩銀子與媽，我自恁懶待留人，只是伺候爹罷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決然送三十兩銀子來說，與兩個上牀交歡，牀上鋪的被褥約一尺高。愛月道：爹脫衣裳不脫，西門慶道：咱連衣耍耍罷，只怕他們前邊等咱。一面扯過枕頭來，粉頭解去下衣，仰臥枕畔。西門慶把他兩隻小小金

六話道的
中情可勝
千萬言

蓮扛在肩上，解開藍綾褲子，那話使上托子，但見花心輕折柳腰款擺，正是

花嫩不禁柔

春風卒未休

花心猶未足

脉脉情無極

低低喚粉郎

春宵樂未央

兩個交歡良久，至精欲洩之際，西門慶幹的氣喘吁吁，粉

頭嬌聲不絕，鬢雲拖枕，滿口只教親達達慢着些兒，少頃

樂極情濃，一泄如注，雲收雨散，各整衣理容，淨了手，同携

手來到席上，吳銀兒和愛香兒正與葵軒伯爵擲色猜枚，

觥籌交錯，要在熱鬧處，眾人見西門慶進入，俱立起身來。

讓坐伯爵道你也下般的把俺每丟在這里你纔出來拿酒兒且扶扶頭着西門慶道俺每說句話兒有甚閑勾當伯爵道好話你兩個原來說梯已話見當下伯爵拿大鍾斟上暖酒衆人陪西門慶吃四個妓女拿樂器彈唱玳安在傍說道轎子來了西門慶夸了個嘴兒與他那玳安連忙分付排軍打起燈籠外邊伺候西門慶也不坐陪衆人執杯立飲分付四箇妓女你再唱箇一見嬌羞我聽那韓愁消見拿起琵琶來款放嬌聲拿腔唱道

一見嬌羞雨意雲情兩意投我見他千嬌百媚萬種妖
嬌一捻溫柔通書先把話見勾傳情暗裏秋波溜記在

心頭心頭未審何時成就。

唱了一箇吳銀兒。遞西門慶酒。鄭香兒便遞伯爵愛月兒。奉溫秀才李智黃四都斟上。四妓女又唱子一個。吃畢衆人又彼此交換遞了兩轉。妓女又唱了兩箇。唱畢都飲過。西門慶就起身一面令玳安向書袋內取出大小十一包賞賜來。四個妓女每人三錢。廚役賞了五錢。吳惠鄭春鄭奉每人三錢。攪攪打茶的每人二錢。丫頭挑花兒也與了他三錢。俱磕頭謝了。黃四再三不肯放道。應二叔你老人家說。聲天還早哩。老爹大坐坐也。及小人之情如何。就要起身。我的月姨你也留留兒。愛月兒道。我留他他白不肯。

去的像箇
要夫留的
像箇要留
吃的像箇
要吃寫生

坐西門慶道你每不知我明日還有事一面向黃四作揖
道生受打攪黃四道惶恐沒的請老爹來受餓又不肯久
坐還是小人沒敬心說着二個唱的都磕頭說道爹到家
多頂上大娘和衆娘們俺每閑了會了銀姐住宅內看看
大娘去西門慶道你每間了去坐上一日來一面掌起燈
籠西門慶下臺磯鄭家鴛子迎着道萬福說道老爹大坐
回兒慌的就起身嫌俺家東西不美口還有一道米飯兒
未會上哩西門慶道勾了我明日還要起早衙門中有勾
當應二哥他沒事教他大坐回兒罷那伯爵就要跟着起
來彼黃四使力攔住說道我的二爺你若去了就没趣死

定也

一轉秋涉

了伯爵道不是你休攔我你把溫老先生有本事留下我就
就、算、你、好、漢、那、溫、秀、才、奪、門、就、走、被、黃、家、小、廝、來、安、兒、攔、
腰、抱、住、西、門、慶、到、了、大、門、首、因、問、琴、童、兒、溫、師、父、有、頭、口、
在、這、里、沒、有、琴、童、道、備、了、驢、子、在、此、畫、童、兒、看、着、哩、西、門、
慶、向、溫、秀、才、道、既、有、頭、口、也、罷、老、先、兒、你、再、陪、應、二、哥、坐、
坐、我、先、去、罷、于、是、都、送、出、門、來、那、鄭、月、兒、拉、着、西、門、慶、手、
兒、悄、悄、捏、了、一、把、說、道、我、說、的、話、爹、你、在、心、些、法、不、傳、六、
耳、西、門、慶、道、知、道、了、愛、月、又、叫、鄭、春、你、送、老、爹、到、家、西、門、
慶、纔、上、轎、去、了、吳、銀、兒、就、在、門、首、作、辭、了、衆、人、并、鄭、家、姐、
兒、兩、箇、吳、惠、打、着、燈、回、家、去、了、鄭、月、兒、便、叫、銀、姐、見、了、那、

指
個流人兒好桂歹休要說吳銀兒道我知道衆人回至席上

重添獸炭再泛流霞歌舞吹彈歡娛樂飲直耍了三更方
散黃四擺了這席酒也與了他十兩銀子不在話下當日
西門慶坐轎子兩箇排軍打着燈逕出院門打發鄭春回
家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夏提刑差答應的來請西門慶
早往衙門中審問賊情等事直問到晌午來家吃了飯早
是沈姨夫差大官沈定拿帖兒送了個後生來在段子舖
煮飯做火頭名喚劉包西門慶留下了正在書房中拿帖
兒與沈定回家去了只見玳安在傍邊站立西門慶便問
道溫師父昨日多咱來的玳安道小的舖子裡睡了好一

說得路數
些不差

回只聽見畫童兒打對過門那咱有三更時分纔來了今
早問溫師父倒沒酒應二爹醉了唾了一地月姨恐怕夜
深了使鄭春送了他家去了西門慶聽了哈哈大笑了因叫
過玳安近前說道舊時與你姐夫說媒的文嫂兒在那裡
住你尋了他來對門房子裡見我我和他說話玳安道小
的不認的文嫂兒家等我問了姐夫去西門慶道你問了
他快去玳安走到舖子裡問陳敬濟敬濟道問他做甚麼
玳安道誰知他做甚麼猛可教我抓尋他去敬濟道出了
東大街一直往南去過了同仁橋牌坊轉過往東打王家
巷進去半中腰裡有個發放巡捕的廳兒對門有箇石橋

兒轉過石橋兒緊靠着個姑姑菴兒傍邊有個小衙衙兒
進小衙衙往西走第三家豆腐舖隔壁上坡兒有雙扇紅
對門兒的就是他家你只叫文媽他就出來答應你玳安
聽了說道再沒有小爐匠跟着行香的走鎖碎○趣○一浪湯你
再說一遍我聽只怕我忘了那陳敬濟又說了一遍玳安
道好近路兒等我騎了馬去一面牽出大白馬來騎上打
了一鞭那馬跑蹄跳躍一直去了出了東大街逕往南過
同仁橋牌坊繇王家巷進去果然中間有個巡捕廳兒對
門亦是座破石橋兒裡首半截紅牆是大悲菴兒往西小
衙衙上坡挑着個豆腐牌兒門首只見一個媽媽晒馬糞

玳安在馬上就問老媽媽這里有個說媒的文嫂兒那媽媽道這隔壁對門兒就是玳安到他門首果然是兩扇紅對門兒連忙跳下馬來拿鞭兒敲着門叫道文媽在家不在只見他兒子文繚開了門問道是那里來的玳安道我是縣門前提刑西門老爹家來請教文媽快去哩文繚聽見是提刑西門大官府裡來的便讓家裡坐那玳安把馬拴住進入裡面見上面供養着利市紙有幾個人在那里筭進香帳哩半日拿了鐘茶出來說道俺媽不在了來家說了明日早去罷玳安道驢子見在家裡如何推不在側身迤徃後走不料文嫂和他媳婦兒陪着幾個道媽媽子

正吃茶躲不及被他看見了、說道、這個不是文媽就回我
不在家、文嫂笑哈哈與玳安道了個萬福、說道、累哥哥到
家回聲、我今日家裡會茶、不知老爹呼喚我做甚麼、我明
日早去罷、玳安道、只分付我來尋你、誰知他做甚麼、原來
你、在、這、咭、溜、搭、刺、兒、裡、佳、教、我、抓、尋、了、個、小、發、昏、文、嫂、兒
道、他、老、人、家、這、幾、年、買、使、女、說、媒、用、花、兒、自、有、老、馮、和、薛
嫂、兒、王、媽、媽、子、走、跳、稀、罕、俺、每、日、忽、刺、八、又、冷、鍋、中、豈
兒、爆、我、猜、着、你、六、娘、沒、了、已、定、教、我、去、替、他、打、聽、親、事、要
補、你、六、娘、的、窩、兒、玳安道、我、不、知、道、你、到、那、里、俺、爹、自、有
話、和、你、說、文、嫂、兒、道、既、如、此、哥、哥、你、畧、坐、坐、兒、等、我、打、發

會茶人去了同你去罷玳安道俺爹在家緊等的火裡火發分付了又分付教你快去哩和你說了話還要往府裡羅同知老爹家吃酒去哩文嫂道也罷等我拿點心你吃了同你去玳安道不吃罷文嫂因問你大娘生了孩兒沒有玳安道還不曾見哩文嫂一面打發玳安吃了點心穿上衣裳說道你騎馬先行一步兒我慢慢走玳安道你老人家放着驢子怎不備上騎文嫂兒道我那討箇驢子來那驢子是隔壁豆腐舖裡的借俺院兒裡喂喂兒你就當我的玳安道我記的你老人家騎着匹驢兒來往那去了文嫂兒道這咱哩那一年吊死人家了頭打官司把舊房

兒也賣了且說驢子哩玳安道房子到不打緊且留着那
驢子和你早晚做伴兒也罷了別的罷了我見他常時落
下來好個大鞭子文嫂哈哈笑道怪猴子短壽命老娘還
只當好話兒側着耳躲聽幾年不見你也學的恁油嘴滑
舌的到明日還教我尋親事哩玳安道我的馬走的快你
步行赤道挨磨到多咱晚不惹的爹說你也上馬咱兩箇
疊騎着罷文嫂兒道怪小短命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街
上人看着怪刺刺的玳安道再不你備豆腐舖裡驢子騎
了去到那里等我打發他錢就是了文嫂兒道這還是話
一面教文嫂將驢子備了帶上眼紗騎上玳安與他同行

